

祝勇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

重读大师

外国卷



我们这一代人

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

让我们为永恒的野性

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杜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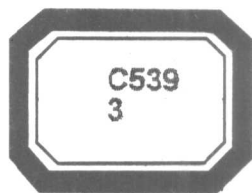
永恒的野性

被现实撞碎的爱

一种谎言

猜测川端康成之死

说法



B0552449

重 读 大 师

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读大师: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祝勇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8

(重读大师·外国卷)

ISBN 7-02-002912-4

I. 重… II. 祝…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5139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8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0 元

序

《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决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更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大师是山峰也是鸿沟。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

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我们实在不能断定大师的存在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

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恰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量”有关外，更与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

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重读”大师，完全可以衡量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准与社会开放度，衡量出文化发展的平均值。

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两本书（中国卷和外国

卷)。这两本书的编选，完全出于一种偶然的契机。当最初的动议得到圈子里几位朋友的一致支持后，便义无反顾了。困难是有，之所以一口气编完，是出于对其价值的肯定。我从一开始就有信心将它编成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所幸的是平日的阅读已经使我具有了“原始积累”，即使是回头重找，也毕竟是心中有数，同时开始以此为专题进行大范围的阅读，以补充视野里的盲点。一段时期内，我奔波于图书馆与研究所之间，埋头于资料堆中。当下中国优秀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为这两本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以至于全部书稿完工的时候，心中真是充满喜悦与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集子谈论的大师，皆为社科人文类，而不涉及自然科学类，且均为近世人物。原因是编者并不打算将其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只想展现近代人类人文精神的演进。尤其对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反思，对每个有精神要求的当代人都至关重要。取舍尺度，一在见地，人云亦云者不取，搜勋演说者不取，最好说些不流行的话，要个人视角，总之，要凸现“重读”的价值；二在写法，虽不强求行云流水，但一定要不枯涩，文体介于随笔与论文之间为最宜。如此，或可多吸引几位读者。向出版社捧出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既解说了历史，亦诠释了现在，既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亦完成了对现时的叙述——我们把自身的精神状态，留在了历史的刻度表上。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王培元、李明生两位先生，在编辑过程中与我反复磋商篇目的取舍，并提供了部分稿件供我选用，他们的许多工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编辑范畴，而更具创造性。感谢钟嵘小姐的装帧设计，这次合作同以往一样默契和愉快。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读者，读者的

购买使得本书有了再版的可能。

不再多说，现在让我们来读——“重读大师”。

祝 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二十五日 急就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改定

目 次

卢梭	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	朱文信 (1)
萨德	为萨德一辩·····	柳鸣九 (10)
雪莱	雪莱的大空之爱·····	陆建德 (21)
梭罗	瓦尔登湖的神话·····	程映红 (32)
	事关梭罗·····	何怀宏 (39)
托尔斯泰	且说托尔斯泰·····	王祥夫 (47)
尼采	新人类：挽起尼采的手·····	韩春旭 (54)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	张宽 (81)
叶芝	《幻象》中的幻象·····	张远山 (91)

- 罗曼·罗兰 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严 秀 (100)
- 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程映红 (143)
- 高尔基 高尔基回国…………… 蓝英年 (151)
- 普鲁斯特 虚幻普鲁斯特…………… 张 宇 (167)
- 罗 素 让人为难的罗素…………… 朱学勤 (176)
- 卡夫卡 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
…………… 刘小枫 (190)
-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周国平 (230)
- 维特根斯坦 另一个维特根斯坦…………… 王家新 (245)
-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余 华 (258)
- 巴乌斯托夫斯基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
和爱…………… 刘小枫 (268)
- 马雅可夫斯基 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
…………… 蓝英年 (279)

川端康成 猜测川端康成之死	阎连科 (289)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现实	余 华 (296)
法捷耶夫 作家村里的枪声	蓝英年 (307)
奥斯特洛夫斯基 记恋冬妮娅	刘小枫 (317)
加 缪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郭宏安 (330)
杜拉斯 杜拉斯，永远的野性	卢 岚 (368)
索尔仁尼琴 你从古拉格归来	余 杰 (374)
罗伯-格里耶 越过界限，消除阴影 与隔阂	楚 尘 (385)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之轻	韩少功 (391)

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

朱 文 信

正像卢梭自己所常常喜欢强调的那样：“我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忏悔录》——这座语言大厦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自身的构建特色，即整部书贯满了高度的真诚。

然而，自十九世纪的卡莱尔一直至本世纪的解构主义批评在西方的盛极一时以来，卢梭的伟人品格以及《忏悔录》的真诚向度似乎渐渐显得有些羞怯难当、捉襟见肘了。如德·曼就认为，由于卢梭巧妙地运用了文学上的比喻语言，他的表面忏悔背后却充满着搪塞读者的假话，批评家囿于字面意义，只能跟着作者的表白看到他要真实忏悔的一面，却看不到作者巧用语言花招实现自我辩解和自我美化的另一面。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卢梭所一再表示的自己与任何人有多么的不同的观点，却几乎被任何一位拜读其书的人所珍

爱；因为谁都认为自己跟卢梭的个性极为相似，毫无疑问，这正是掉进了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的淤泥中去而发生的现象，潜意识河流的热望显然在期待着我们的涉入。同时，我们认为，艺术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载体时，必定暗含着某些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东西，那么，当卢梭以其忏悔的虔诚跪拜在至高无上的审判主面前时，是否也同样隐含着一方独特的象征空间来预示着某种超验的精神情绪之存在呢？

为了更便于象征意义的有效确立，这时，费希特的名言能够启发我们：“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哲学，正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同样道理，卢梭的所言所行我们亦认为是其经验个性在其思想中打下烙印而导出的必然结果，所以，回到作家个性的解剖中去发现其存在的可能性不失为一条捷径。

卢梭一生无疑是颠沛流离苦难的一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造成的，“他命定的不幸，我们可以说是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瘫痪，在那个时代，他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半瘫痪的。”^①他刚一出生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十岁时，以修理钟表为生计的父亲又因故被逐放他乡，留下孤苦伶仃的儿子自行谋生，到了十六岁，终于在无限苦闷的情形下只身离开了故乡日内瓦，长年漂泊到处流浪的生涯，使他充分地接触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理智已经提醒过我们注意，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正在酝酿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暴动，社会上经济的凋敝和风气的败坏，资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以及小农田园梦想的基本破产等都使早熟的卢梭感慨万千，特别是在巴黎的一段生活对他影响尤其重大。由于自己的出身低微，加之感情与想象力的丰富，面对巴黎奢

①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

侈惯了的贵族大公们，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自卑感油然而生，以致养成他自尊心强、忧郁而敏感、高傲而腼腆、容易疑神疑鬼从而犹豫不决的性格特点，自己投身进去的这个社会“无论是人也好，礼仪也好，光彩夺目的生活也好，都是既感到高兴又为之痛苦，在那里感到别扭，总是不得舒畅”。此时，卢梭自卑感的表现形式却常常以一种极度蔑视令其自惭形秽的对象的态度而出现，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说，乃是“面对出生于这个上流社会的笨蛋们那种从容不迫的翩翩风度而感到愧疚弗如”。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位以其终生的热情来怀恋田园悠闲生活，提倡个性回复到原始纯朴境界的思想家其思维的根源，亦无非是做为自身的个体在现实生活强大的挤压下，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生存方式而无所适从，最终四处逃避所导致的结果。

卢梭这种对理想境界由于实现的不可能性从而显得形而上的追求，实质上并不能体现为他本人具有对终极理想与完美人性悉心关怀的特点，而恰恰相反，他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尽可能适合自身生存的宽容的“避难所”而已。这种倾向似乎在他的政治论著中亦露出端倪：现存社会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差距过大的不合理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而隔离这个社会并建筑一方净土的理想便无可非议地成为卢梭永久的精神寄托。

当然，我们还不能把卢梭的个性形成根源全部归因于环境造就的自卑为难的心理状态上，因为他所渴求的“避难所”惟有和平与宁静还远远不够，在其著作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我们：女性的陪伴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同样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古希腊、古罗马其雍容典雅的文明对卢梭自小熏陶的结果，而要将温情脉脉却又易于陷入孤僻乖张状态的

卢梭放在人性这个独特的审美场合中进行全面的观照，才能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恋母情结（姑且借用弗洛伊德先生的名词符号）异化的结果。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因素必须从他对母亲的依附程度开始，但就卢梭而言，自己的降生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乃是他一生引以爲恨却又永难解开的一特大死结盘踞心头，缺少母性的温爱令他性格的某一面显得异常的忧郁敏感，对母性的永久渴慕最终形成一种态势：携着心爱的女人归隐山川（但这女性必须具备母性的种种特点）。与华伦夫人的那种微妙的特殊情爱关系正体现这一特点，以至于他们发生关系之后，卢梭并没有幸福的感觉，“我只是得到了肉体上的满足，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忧伤毒化了它的魅力。我觉得我好像犯下了一桩乱伦罪似的”。同样道理，我们便可以理解即使后来失去华伦夫人之后，随身携带的除了满腔对鸟语花香的珍爱和热忱以外，仍要一女性陪伴同隐于野（虽然他一再表示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爱情）的原因。但由于母亲的过早离去，在童年的卢梭眼里自然具有抛弃他的成分，所以在当自己亦有了孩子之后，却又先后一个个地送进了育婴室，这显然是一种情结上的异化以期达到对母亲报复的目的。

谁也无可否认，个性因素对人类自身行为构成的决定意义。卢梭偏激、易于幻想的个性既然起因于自身内在的精神机制，那么，我们也就无须再从表层来寻找某些合乎理性的论据来为《忏悔录》的构建过程做一些申辩，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让我们深入到他本人的潜意识里来发掘象征发生的精神背景和创作动机。

卢梭在晚年带着满腔揪心的悔恨写着这部自传时，一再表示要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来描绘一个人的所有真实。“既没

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道德高尚”。显而易见，卢梭写这部自传时抱的初衷是绝对真诚，发自本心的。但问题却是：如果带着某种并非出乎本愿的创作动机而准备去描绘一种真实，其真实程度是否会因此受到冲击，从而引发潜意识里的虚伪性终至于撒谎骗人呢？也就是说，一贯诚实的卢梭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可能掉进了异己意志的魔圈之中而未能如愿以偿呢？

由于艺术创作是作为一种潜意识自发活动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外部产物，因而在涉及作家的创作动机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在作家的精神领域里走一遍。我们知道，人类生存的努力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考虑更多的是怎样来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快乐，这种生存的价值取向在当时的卢梭身上表现的是既无奈又突出的。处于敌手的诬蔑中伤，政府的四处迫害，友人的反目成仇的悲惨状况中，对于强烈追求人身自由，提倡个性解放的卢梭该是何等的苦恼和痛不欲生，此时如果写一部能证明自身清白、高尚的书，无疑便是捍卫自身名誉和自由的最有效措施。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潜意识里的要求是：一面打着诚实交待的旗帜，一面却又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申辩和美化：这种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情绪发生在作家本人的潜意识当中正构成卢梭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整部长长的《忏悔录》中经常插入离题万里的叙述便成了该作品的主要特色，其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我们无法断定，一个看似赤裸的自我可否做为唯一的准则，虽然它同样使作品获得了连续性。可是潜意识里的主观情绪既然已经控制了卢梭内心自我美化的枢纽，那么忘掉一

些有损形象的行为和增加一些具此效用却并不影响行文结构的谎言便完全成其为可能。怀着重大委屈心情的卢梭面对同时代人的不信任，之所以如此做，也正是基于几十年的流亡生涯所形成的对外部的压抑，以及内在的心理虚空导致的恐惧的精神心态而渴求逃避的缘故。

按荣格的说法，艺术作品是完全打扮好、完美无缺地从作者笔端涌出，从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作者的虔诚和愿望最终不能改变由潜意识产生的作品的专横性质的权能，“虽然深信自己是在绝对的思想自由中进行创造，其实却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想象他是在游泳，但实际上却是一股看不见的暗流在把他卷走”。因此，《忏悔录》创作的双重性与文学史上其他一些反宗教改革的作家们所描写的那种意味深长的幻想的破灭感是一致的，在第一人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里同样存在着忏悔的人和说教的人两种现象，这也可以认为是卢梭本人的一种走投无路、濒临绝境的心情的委婉反映。

人是生而纯洁的，任何品行不端的个人其行为的根源都是可从外在境遇和内心世界的时时冲突构成的紧张心理突变中获得释然及原宥，因而从根本上说人是都能够清除一切的阴翳的，而《忏悔录》的插述部分正起着这一作用，以致作家潜意识里的自卫心理告白收到同读者心理场达成共鸣的效果，然后一同游向潜意识的河流之中。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隐隐感觉到《忏悔录》的象征空间是并不狭窄而更可能是多维的。

人们纷纷传言，说卢梭是个手段高明的骗子，玩弄把戏的能手，这一类说法的存在便使得我们同文本自身的语言机制挂上了钩，从作家的心灵世界里跳出来直视客观文本，正